

國學小叢書

離騷集釋

衛瑜章集釋

262

集釋者
衛瑜章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離

騷

集

釋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0 4583 1

自序

屈子文，漢志著錄，稱屈原賦而已，離騷古亦未嘗以經名也；離騷之以經名，權輿王逸，而蕭選仍之，洪慶善謂非原意，是已。孟堅言宣帝時，九江被公名能爲楚辭，而朱買臣亦以言楚辭見徵，常是時，已非盡人能通其讀，可知矣。余承廬州師範講席，授離騷，迺爲諸生刺取自逸以降，至於時賢，無慮數十家，衷羣說，發指趣，章舉其義，句求其詁，要使能通其讀爲歸。烏虜荆楚始基，自熊繹躋鼎盛，實爲武莊比其衰也，蓋自懷王始，懷王以其昏愚無用之身，不知忠臣之分，蹙地喪師，貽羞無窮，天下之至愚，未有如斯之甚也。屈子生丁斯世，蒿目時艱，終不周於若人，蹇產無所告語，於是託其菀結侘傺之孤懷，發爲累歎僂悽之感喟，鬱而爲瑰瑋閎肆之文章，楚社旣屋，屈子之文，麗重離而長垂矣，非尤可哀者歟。

夫屈子雖罹否塞，歷百憂，一往沈冥，以思夫遭道崑崙，容與流沙，而卒不忍愆置君國以遠遯，爾然忠愛，是足亙百世而不敝。今天下益多故矣，盱衡關東，永淪異域，彼雅負天下望者，乃去宗國其如遺，甘心媚讒恬不恥，曷爲其終無臨睨舊鄉時乎？後之君子，籀其書，得其用心，蓋關係於世教匪細，若夫文辭之美，不可幾及，抑末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吉衛瑜章。

例言

傳楚辭者，劉安而後，迄於隋唐，無慮數十百家，今多不傳；最通行者，惟王叔師、洪慶善、朱晦庵之注而已。昔賢謂大別之，可分爲四派：一爲訓詁派，王逸等是也。一爲義理派，朱子、王夫之等是也。一爲考據派，吳仁傑、蔣驥等是也。一爲音韻派，陳第、江有誥等是也。余謂尙有詞章派，姚鼐、梅曾亮等是也。五者不備，不可以通楚辭，不可以讀離騷。本書網羅衆說，衷於一是，欲使達於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境而已。

史遷傳原，略而不詳，爰採諸書，別爲疏記，於屈子生平，及作離騷時代，頗有論列，亦讀其書，論其世之義云爾。

騷韻異於今讀，先哲據此與三百篇以攷古音，是卽古韻書也，因爲離騷韻譜，附於卷後。先列廣韻，明今讀也，次取陳第張德純顧炎武孔廣森段玉裁江有誥及方績父子鄧廷楨戚學標之說，明古韻也。其方氏屈子正音中，襲用陳氏顧氏，而未標明者，則覆按原書，冠其姓氏云。

近人間一多爲離騷解詁，載於清華學報，亟購閱讀，剏解良多，搜討故實，尤能左右逢源，以故採摭聞說特多。

民國丙子花朝前五日識。

832.181

943

2

目次

自序

例言

離騷集釋

史記屈原列傳疏記

屈原別傳

離騷韻譜

參考書目

後記

目次

.....一

.....三三

.....六一

.....六五

.....七九

—

離騷集釋



帝高陽之苗裔兮。

王逸曰：「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風原自道其本與君共祖，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馬其昶曰：「史公列傳

大書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同姓之臣，義無可去，死國之志，已定於此。」

朕皇考曰伯庸。

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聞一多曰：「王注，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案九款

達粉篇曰：「伊伯庸之末裔兮，諒皇直之屈原。」是劉向謂伯庸為屈原之遠祖，與王逸以為原父者迥異。疑劉是而王非也。皇考之稱，稽之經典，本不專屬父廟。詩周頌離騷篇，魯韓毛皆以為禘太祖之樂章，而詩曰：「假哉皇考。」此古稱太祖為皇考之明徵。王闕運亦謂皇考為太祖，蓋即本此詩為說。以彼例此，則離騷之皇考，當即楚之太祖。漢書章玄成傳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者為太祖。」是離騷之皇考，又即楚始受命之君。且禮記祭義篇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楚人之祖，出自高陽，楚人禘高陽，當以其先祖配之，然則屈子自述其世系，以高陽與先祖之名並舉，乃依廟制之成法。劉向此說，必有所受。王逸徒拘父死稱考之成見，翻然易之，豈其然乎？至於楚之太祖，究係何王，則史乘缺略，驟難臆斷。瑜章案：「聞從劉說，允合古義。皇考既為楚之先祖，其熊繹乎？楚世家：「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左昭十二年載右尹子革對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楚之始封創業之君為熊繹，是史有明文。」攝提

貞於孟陬兮。

王逸曰：「孟，歲在寅為攝提格，正月為孟。」戴震曰：「馬季常注洛語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劉師培曰：「原之生當在楚宣王著雅攝提格之歲，正月二十一日也。」

惟庚寅吾以

降。陳第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兮。」王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錢杲之曰：「度，猶態也。初度，謂幼時態度也。」林雲銘曰：「初度，初生時氣象，便與凡人不同，下文許多度字，俱本於此。」

余以嘉名。王逸曰：「肇始也，錫賜也。」聞一多曰：「劉向九歎離世篇曰：『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云原之名字，得於兆卦，則是卜於皇考之廟，皇考之靈，因賜以此名此字也。肇，兆古通。詩大雅生民篇，后稷兆祀，禮記表記作兆，商頌烈祖篇，肇域彼四海，箋曰：『肇當作兆，是其證。』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洪興祖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王夫之曰：『平，易元善之長也；均，字亦射原字。李光地引詩酌酌原隰。』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陳第曰：「古音泥。」王逸曰：「紛，盛貌。」朱子曰：「脩，長也，能才也。」錢杲之曰：「重，猶加也。」

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陳第曰：「古音皮。」王逸曰：「屈被也，楚人名被為屈。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正幽而香。」戴震曰：「此以芳草比嘉言善行。」龔景瀚曰：「喻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聞一多曰：「唐寫本文選集注本篇注，引陸善經曰：『屈帶也。』屈則帶，故被亦訓帶。漢書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注曰：被猶帶也。」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阼之

木蘭兮，王逸曰：「搴，取也，阼，山名。」戴震曰：「南楚語，小阜曰阼，大阜曰阼。」王闡運曰：「木蘭，辛夷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夕攬洲之宿莽。陳第曰：「古音姥。」王逸曰：「攬，採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木剝去皮不死，宿莽過冬不枯，以喻謫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方苞曰：「朝搴夕攬，無須與離，蓋好脩以為常，故終則九死而不悔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王逸曰：「淹，久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阼之木蘭兮，王逸曰：「搴，取也，阼，山名。」戴震曰：「南楚語，小阜曰阼，大阜曰阼。」王闡運曰：「木蘭，辛夷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夕攬洲之宿莽。陳第曰：「古音姥。」王逸曰：「攬，採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木剝去皮不死，宿莽過冬不枯，以喻謫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方苞曰：「朝搴夕攬，無須與離，蓋好脩以為常，故終則九死而不悔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王逸曰：「淹，久也。」

也。」李詳曰：「代序代謝也，古人讀序爲謝。」瑜章案：「李說甚確，大招青春受謝，日知錄云，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注，豫讀如周成宣樹之樹，周禮作序，可證謝樹序古同聲得相假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瑜章案：「美人，王逸洪興祖朱子蔣驥方苞皆以爲喻君，蓋指懷王，朱冀謂亦可。」云大夫自况朱駿聲馬其昶則以爲泛指賢士，戴震引紀昀，又以爲喻盛壯之年，余謂王逸之說是。」不撫壯而棄

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朱冀曰：「言吾君不於撫有全盛之時，早除穢政，已失事機，今國步如此，何尚不改前此之所作所爲耶？」兩句有抑揚，有顧盼。」馬其昶曰：「穢謂當時秕政體。」聞一多曰：「壯有美盛諸義，說苑

權謀篇，「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壯莊古通，莊亦有美意，神女賦，「豐盈兮姝，悼李夫人賦，「縹緗媯乎愈莊，類聚十

二引袁松山後漢書，「明帝名莊，字子麗。」本書壯字多用此義，下文佩綰紛其綵飾兮，又紛獨有此綵飾，又及余飾之方壯兮，壯飾

即綵飾，綵飾皆謂美盛之飾也。撫壯與棄穢，相偶爲文。」瑜章案：「聞一多曰：「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騶驥以駝。

能以遲暮爲憂，而改度如駕良馬，騶康莊，則吾導之以長驅矣。」龔景瀚曰：「先路何在法三后而已。」瑜章案：「來詞之則也，下文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來詞之乃也，前人以來去釋之，則詰籀爲病矣，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來有爲句中語助，有爲句

末語助，獨此又爲句首發語詞。」

右第一章 瑜章案：「以上敍己與楚同姓，則義不能去國，皇考錫嘉名，則應無忝所生，術業既修，

美善必集，時乎不再，敢不亟亟爲吾君與吾相導其先路乎？」

昔三后之純粹兮。王夫之曰：「新無類曰純，精曰粹。」戴震曰：「三后謂楚之先君，而昭顯者，故籍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熊釋若故，紛冒三君乎？」固衆芳之所在。陳第曰：「古音

止。」戚學標曰：「在从才聲，才古讀慈。」林雲銘曰：「衆賢交集。」雜申椒與菌桂兮。戴震曰：「以其似菌竹，故名，譌作菌，非。」沈德鴻曰：「菌桂即今肉桂也，凡經傳言桂，皆非今之木犀，唐以後始名木犀為桂花。」豈

惟紉夫蕙蒞。同芷。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

得路。何桀紂之昌。獨被。王闓運曰：「獨同。」夫惟捷徑以窘步。錢杲之曰：「夫猶彼也。」林雲銘曰：「所行惟取速小，以圖便安，究竟一步亦行不去。」謝无量曰：「賢明國

君或政治家，總循正當軌道，惡君壞政治家，就欲喜捷徑，此上批評楚國從前政治或政策之好。」惟黨人之儉樂兮。林雲銘曰：「爭寵行譏，如尙官斬尙輩，把舉國聯成一氣，謂之黨人，此輩只圖苟且便安，不計及國家利害。」路

幽昧以險隘。陳第曰：「古音益。」林雲銘曰：「所行者不光不大，所謂捷徑也。」謝无量曰：「邪黨行險，暗指當時聯秦一派。」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王逸曰：「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王夫之曰：「敗績車覆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奔走也，詩曰：『予車有奔走，予車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

黃山曰：「毛鄭不為輔作訓，必當時所共和釋，訪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為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為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

案黃說，鄧培自乘，騶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為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案：疑之言礙也，丞承古通，車前覆則礙止之，後傾則承持之，輔弼之義亦然。四輔之名，蓋亦起於車輔，故王引以說奔走先後之義。錢杲之曰：「踵足跟也，武足跡也。」謝无量曰：「指原要加入政治運動，暗含造憲使齊，周旋外交等事。」前王指三后，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其義蓋其中有物而氣不可遏，怒之蓄於心者深，而見于色者也。洪興祖曰：「荃與菴同，莊子得魚而忘荃，音義云，崔音孫。」余固知審審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陳第曰：「舍音晏。」王

逸曰：「審審患貞貌，舍止也。」林雲銘指九天以為正兮，夫維靈脩之故也。龔景瀚曰：「九天九重天也，天問云：『圜則九重。』正，證也，指天誓日之意。」王

夫之曰：「靈善也，脩長也，稱君為靈脩者，視其所為善而國祚長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陳第曰：「古音拖。」朱真曰：「有他云者，言君有他志於他人也。」王夫之曰：「成言者，史遷平為

楚合齊以擯秦，懷王怒於張儀，合秦以絕齊，此狡王始信已說，繼而內惑鄭袖，外聽張儀之邪說，已力爭不勝，為被放之由。」戴震曰：「遁，說文，遷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入化。陳

曰：「古音訛。」林雲銘曰：「己之見疏不足恨，但君德無常操，不足與有為，是可悲耳。」瑜章案：「釋名釋言語難憚也，廣雅釋詁憚難也，轉相訓，此不難，不憚也。」一本有「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依洪興祖校刪。

右第二章 瑜章案：「以上言先代治亂之故，昭然甚明，目擊讒人行險誤國，心所謂危，敢不竭智

盡忠，以冀治亂持危，孰意君竟二三其德，一至於此。」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王逸曰：「滋，蒔也。」洪興祖曰：「釋文作蒔，音栽。」又樹蕙之百畹。古畝字。陳第曰：「古畦音留。」音米。从田每聲。」

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曰：「留夷，揭車。杜衡，皆香草。」方苞曰：「此喻已所培養滋植之衆賢也。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冀枝葉之皎茂兮。願嫉時乎

吾將刈。王逸曰：「冀，幸也。皎，長也。文選作莪。」五臣云：「茂盛也。刈，獲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陳第曰：「古音意。九辨招魂穢皆此讀。」王夫之曰：「在己之萎絕何傷，而羣賢坐絀，蓋古今之通恨也。」林雲銘曰：「今身雖不能進用，何傷於彼；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可哀！」方苞曰：「前以草木零落喻盛年之逝，故此以萎絕喻遭廢斥也。」

皆競進以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陳第曰：「古音素。」王逸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瑜章案：「馮其起釋馮爲貪，與上貪婪犯重，不可從。」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王引之曰：「如心之謂恕，君子如其心之忠也。小人如其心之邪也。小人以己之貪，度人之貪，因生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曰：「七十曰老，冉冉行貌，立成也。」五臣曰：「冉冉，漸也。」錢杲之曰：「脩，亦遠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陳第曰：「古音夾。」吳仁傑曰：「考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言，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也。」蔣驥曰：「舊傳王介甫詩，殘菊飄零滿地金，爲歐陽永叔所譏，洪慶善謂落英亦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解如我落其實之落，而史志道菊譜序又云：『菊自有落不落二種，但衰謝之花，豈有可餐應如』

之貪，因生嫉妬。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曰：「七十曰老，冉冉行貌，立成也。」五臣曰：「冉冉，漸也。」錢杲之曰：「脩，亦遠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陳第曰：「古音夾。」吳仁傑曰：「考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言，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也。」蔣驥曰：「舊傳王介甫詩，殘菊飄零滿地金，爲歐陽永叔所譏，洪慶善謂落英亦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解如我落其實之落，而史志道菊譜序又云：『菊自有落不落二種，但衰謝之花，豈有可餐應如』

詩之訪落，落訓始，謂始開之花耳。余按落字與上句墜字相應，本極言清貧之况，何必以衰謝為嫌，強覓新解，殊覺欠安。瑜章案：「吳駝蓋與史同史之行輩，尚先於吳也，屈子之意，雖未必然，要可備一說耳。」
苟余情其信媠苦

切以練要兮。朱子曰：「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洪興祖曰：「信媠，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
長願頌音坎亦何傷。

王逸曰：「願，頌不飽貌。」馬其昶曰：「此四句言餐飲之清潔，下四句言佩服之芬芳。」
擊木根以結蔕兮，貫薜荔之落葉。擊同攬。陳第曰：「葉古音里。」王逸曰：「擊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藥實也。」

錢杲之曰：「木根未詳何木。」沈德鴻曰：「薜荔疑卽今當歸。」張渡曰：「落葉與落英義同，亦當訓始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纒纒。陳第曰：「古音徒。」王逸曰：「胡繩

香草也，纒纒索好貌，言以善自約束，終無倦怠。」方苞曰：「此自喻當官守道，審固而不可搖奪也，曰擊曰結曰貫曰矯，皆堅持固攬之義，九章所謂重仁襲義也。」
審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曰：「胡繩

曰：「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孫志祖曰：「審，黃伯思云，楚語也，則不作審，諱解。」陳曰：「服音逼。」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彭，賢股

聽，自投水死，周，合也。」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感學標曰：「艱，縮文作艱，故艱有喜音，與涕替臣悔為韻。」林雲銘曰：「可憐遺

些百姓，征戰則危其身，賦歛則奪其財，謀生多少艱難，如何再當得滿朝求索。」
余雖囿脩媠以纒羈兮，王逸曰：「羈，在口曰羈，革絡頭曰羈。」朱子曰：「言自

之智，媠好之姿，絕遠之智，釋脩字，媠好之姿，釋媠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媠以纒羈兮，與上句余情其信媠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王念孫曰：「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媠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累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

唯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張渡曰：「朱說是脩姁。審朝諄音而夕替。王逸曰：「諄諫也，替廢也。」王念孫曰：「審詞也，非上文審替之審。」既替余以

蕙纒兮。又申之以攬篲。王逸曰：「纒佩帶也。」謝无量曰：「朝所諫正，施行政治，夕就被他們廢了，蕙豈都是比譬美政。」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陳第

曰：「古音喜。」謝无量曰：「此段說他所建設的政策都已替廢，但他甯死仍說他的政策是好的。」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王逸曰：「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錢果之曰：「浩蕩縱放

貌。」王夫之曰：「民人也。」方苞曰：「以懷王之昏迷，而見謂浩蕩，忠厚之至也，惟無思慮，故不能察正人愛君之心，亦不能察黨人嫉妬之心。」瑜章案：「方申王逸說，意尤深厚。」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王逸曰：「蛾眉好貌，謠謂謠也，誣謂誣也，淫邪也。」蔣驥曰：「衆女喻黨人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偃背也，錯置也。」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王夫之曰：「追曲，隨意曲直，無定則也，周容比周以求容。」錢澄之曰：「原作憲令，楚弊政多所釐革，上文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遵規矩繩墨以為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棄其規

矩繩墨而周容以為度矣，其體邑侘僚，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惇鬱邑。惇，同。余侘僚兮，吾獨窮困乎此時。陳第曰：「古音是。」也。甯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陳第曰：「古音剗。」也。謝无量曰：「不願附和。」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

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王逸曰：「攘除也，詬恥也，含忍罪過而不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王闔運曰：「攘取，訕病

詬同。」

也，已欲屈抑以從俗，忍衆人之所尤，則將取病前脩也。」瑜章案：「攘訓取，詢訓恥，是也。忍尤，攘詞，猶言忍恥含辱耳。儒行注，詬病猶恥辱也。詬同垢。左傳宣十五年，國君舍垢，釋文垢本作詬，是矣。不忍爲此態，承上文循規矩背繩墨言忍尤而攘詬，承上文嫉余媿眉論詬喜淫言。」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王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人之所厚，王解皆非其意。」哀也。」方苞曰：「內則屈己之心志，外則忍人之尤詬，而終不悔者，其以伏清白以死直，乃前聖之所厚也。」張德純曰：「伏猶服也，厚嘉許也，受謗於羣小，而見許於聖人，屈於一時，而信於百世，從違之間，不再計決矣。」聞一多曰：「文選陸士衡呈王郎中時從梁陳詩注曰：『服與伏字古通。』此伏字當讀爲服，七諫怨世篇曰：『服清白以道遠兮，是其證。』謝无量曰：「此段自述他政策失敗，因甯死不願與異黨結合。」

右第三章 瑜章案：「博求賢士，置之君側，秉執忠正，修己事君，屈子之所知，如是而已。」曰願依彭

咸之遺則，曰寧溘死以流亡，曰伏清白以死直，是則生死以之矣，處死之道，審之已熟，至若忠佞

不同心，薰蕕不同器，前世固然，吾莫如之何也已。」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王逸曰：「悔，相視，察審也。延長也。佇立。」朱冀曰：「延佇乎，語意與孟子王

庶幾改之二句，神情極相似。」謝无量曰：「此恐是指懷王忽然悔悟，召回屈原，俾待其歸，屈原亦欣然回車，以行迷未遠，尙可補救。」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蘇樹曰：「襄二十六年左

傳左師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玉篇作步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王引之曰焉猶於是也

遭也翼景淪曰離尤言獲罪也謝无量曰恐是召製芰荷以為衣兮鸞芙蓉以為裳

上曰衣下曰裳吳仁傑曰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者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

長余佩之陸離王念孫曰陸離有二義一為參差貌一為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

則陸離為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袂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張德純曰記曰君子不為衆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吾誠自信其好修於生初之內美無所玷缺則亦俯仰泰然矣奚人不我知之足恨哉

四荒王逸曰荒遠也錢杲之曰四荒四方荒遠之處張惠言曰往觀四荒即下文上下求索

猶整飭儀容不以遠故改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日樂喜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原仍不能行其志所以退處漫遊自謂如不能行他政策雖死猶不願在

洪興祖曰離騷也荷芙蓉也

王逸曰豈余心之可懲原仍不能行其志所以退處漫遊自謂如不能行他政策雖死猶不願在

位」

右第四章 瑜章案「以上言世不吾知，惟有潔身引退，荷衣蓉裳，高冠長佩，我行我素，矢志靡佗。」

王夫之曰：「以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設為愛己者之勸慰，以廣言之，明已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為謀，神不能為決也。」

女類之嬋媛

音蟬

兮申申其冒余

上聲古無四聲之別。王逸曰：「女類，屈原姊也。申申，重也。嬋媛，猶牽引也。」

李周瀚曰：「牽引古事。」洪興祖曰：「女類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

非實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林雲銘曰：「冒非一辭，所冒亦非一次，故下有不予聽句。」聞一多曰：「說文：嗥，喘息也。喘疾息也。獸口氣引也。嗥，喘歎，並字異而義同。口氣引之義，與王訓：嬋媛為牽引者，尤合。是嬋媛即喘也。蓋疾言之曰嗥，緩言之則曰嬋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似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字當以方言廣雅作嗥，啞者為正，本書作嬋媛，一作揮援，皆段借耳。」張渡曰：「九歌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七諫：念女類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嬋媛皆太息傷懷涕泣於悒相連成文，哀郢且上繫一心字，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王注：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彼以痛惻釋嬋媛，則此注牽引云者，指內心之鬱結而言，瀚注失王義。」瑜章案：王逸以女類為屈原姊，與賈逵許慎之說皆合。至朱子乃云：類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於是郭沫若遂以女類為屈原之妾，夫申申冒余，謂為原姊，則不失為賢姊，若斥原妾，原有此岸然撒嬌善冒之妾，亦大奇矣，唐突古人，抑何太甚！

曰鮫，同倅，倅，倅，倅。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陳第曰：「古音暑。」王逸曰：

「悼恨也。」洪興祖曰：「天歿也，鮫遷羽山，三年然後死。」朱冀曰：「原與鮫同出顛頊，見前車之鑒，近在本宗。」張德純曰：「鮫不用堯命而殛死羽山，悼悼自是，徑行而不顧，是謂悼直，舉鮫以況屈子率意直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聞一多曰：「亡讀為忘，鮫行悼直，不以身之阽危而變其節，故云卜居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即悼直忘身之義，五百家韓集三，祝注引此，正作忘身，是古有作忘之本。」

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媵節。朱駿
 聲曰：「媵節當作媵飾，與服字韻。」
 林雲銘曰：「博謔忠譽，喜修美行。」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朝，汝即不能和光同塵，何妨稍自貶損，而必判然自異，離而不服也。

錢澄之曰：「上余字為原言也，下余字女類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為女類之詞。」馬其昶曰：「懼其悼直取禍，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吳汝綸曰：「節中即折中也，反歷將折衷乎重華，用此。」馬其昶曰：「歷茲猶

來茲美夢，高注茲年也，古詩況復待來茲，亦年也。遠遊永歷年而無成，歷年歷茲一也，哀時命懷隱憂而歷茲，王注，嘗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此尙近之。」瑜章案：「憑心猶任意也，若曰嘆息我平素知果忠貞之道，不與貪婪為伍，任意而行，非一朝一夕不知其不可也，憑一作馮，九章思美人，獨歷年而離愁兮，羌馮心猶未化，義與此同，卜居所謂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也，舊訓憑為憑，為滿，非是。」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古陳詞。王逸曰：「征

自疑，故就前聖以正之，又以鮫為舜所殛，而九疑於楚為近，故正之于舜也。」

啟九辨與九歌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夏后

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

夏康娛以自縱。

戴震曰：「言啓作九辨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以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中凡三見。」王引之曰：「洪釋九辨九歌，載釋康娛，皆耶

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皆作夏陽。）即大荒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是其證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於野，飲食將將，銘筦擊以力，湛濁於酒，滄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招於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縱也。」姚鼐曰：「啓九辨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湯禹四句，皆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澆並斥爲康娛，王逸誤以夏

康連讀，解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庫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因乎家術。

卷同。王引之曰：「失字因王注而衍。五子用乎家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

云：厥首用夫顛隕，殷宗用之不常，是也。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卷讀孟子鄒與魯闕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闕亦作闕，呂覽「相與闕」高誘注：「闕闕也。」逸周書曰：「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與作亂。」所謂家闕也。五子即武觀，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啓十年，巡狩，舞九招於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墨子引五觀，亦言啓淫佚康樂於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啓有以開之。」郭沫若曰：「失字實夫字之譌，蓋古本一作夫，一作乎，作夫者，譌爲失，後錄書者，遂合二本而成爲此語。」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

狐。王逸曰：「封大也。」洪興祖曰：「夏時諸侯有窮后也。」

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

陳第曰：「古音姑。」王逸曰：「泥寒泥羿相，婦謂之家，羿畋將歸，泥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

以爲己妻。」張渡曰：「亂流猶言好亂之輩。」瑜章案：上澆身被服強圍兮，縱欲而不忍。王逸曰：「澆寒泥子，強圍多力也，澆一作冢。」戴震曰：夫，句中助詞，此夫指示代名詞，讀如檀弓夫夫也之夫，斥后羿。

「不忍謂不能自止其欲也。」瑜章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被服強固，言其好勇鬥狠，居之不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于敏切。王逸曰：

「自上下曰顛隕也。」夏桀之常違兮。五臣曰：「言常背天違道。」乃遂焉而逢殃。瑜章案：「遂焉猶終然也。周書太子晉遂巡而退其不遂，注：遂終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

問然，注：然之言焉也，是遂焉可訓為終然。鄺風卜云其吉，終然尤威，上文亦云，終然天乎羽之野，此言夏桀常違天道，卒遭禍殃也。龔景瀚釋遂為安，義亦未愜。」后辛之菹。陳第曰：「古音礎。」王逸曰：「菹醢肉醬也。」朱子曰：「后辛卽紂也，殺比干醢梅伯。」瑜章案：「用以也，以之因之也，與上用夫同。」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陳第曰：「古音礎。」王逸曰：「儼畏也，差過也。」洪興祖曰：「言周則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涉禾切。林雲銘曰：「言包文武矣。」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王逸曰：「錯置也，輔佐也。」林雲銘曰：「見為民所德者而默置佑助，此定理也。」朱冀曰：「言人君有德被生民者，為生命世之英，為之輔佐。」瑜章案：「焉猶於是也。」

夫惟聖德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王逸曰：「下土謂天下也，言獨有聖明之智，聖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錢杲之曰：「茂行美行，苟有庶幾也。」謝元量曰：「有德此有土。」闕一多曰：「用享也，說文官部曰：盪用也，从官，从自，自知臭，官所食也，讀若庸，按即庸之古文，金文拍舟庸作盪，魏石經尚書古文庸作盪，是其證。庸之古文从官，故庸享義得相通，享庸之庸，經傳通以用為之。荀子王霸篇用國者，用國猶享國也，用此下土，猶言享此天下耳。上云皇天無私阿兮，對皇天言之，故稱下土，主逸釋用為用事，失之。又曰：「吾國文字中，凡表假設的屬句，率置於主句之前，例如苟（假設連詞）余情其信誓以練要兮（屬句）長顯領亦何傷（主句）苟（假設連詞）余中情其好脩兮（屬句）又何必用夫行媒（主句）此常例也，然亦有以叶韻之故而倒裝之，置屬句於主句之後者，如不吾知其

亦已兮（主句）苟（假設連詞）余情其信芳（屬句）依常法讀之，則當爲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謂余情信能芳潔，雖不吾知亦可以弗計矣。如委厥美以從俗兮（主句）苟（假設連詞）得列乎衆芳（屬句）依常法讀之，則當爲苟得列乎衆芳，委厥美以從俗兮，謂苟得列於衆芳之列，則不惜委其美質，以從彼流俗也。此文夫惟聖哲以茂行兮（主句）苟（假設連詞）得用此下土（主句）亦變例之一，當讀爲苟得用此下土，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謂苟得享此天下，其必聖智與茂行之人也。猶與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洪興祖曰：「相觀重言之也。」吳汝綸曰：「計極猶紀極也。」謝无量曰：「觀民意所歸極。」夫孰非義而

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錢杲之曰：「義乃可用於世，善乃可服於人，古今必然。」林雲銘曰：「自九辯九歌至此，皆重華身後未見之事，故歷陳之。」瑜章案：「服亦用也，（荀子賦篇注）用行也，（方言六）變文見義，言

君人者非義非善，必逢禍殃，其不可行昭昭然矣。」

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洪興祖曰：「前漢注云：陸近邊欲墮之意。」錢杲之曰：「危猶幾也。」張渡曰：「錢說甚確，猶俗云險些兒也。」

不量鑿而正柄兮。洪興祖曰：「鑿音清，穿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蔣驥曰：「量鑿正柄，喻賢人擇君而事也。」

固前脩以菹醢。陳第曰：「古音以。」謝无量曰：「非時進善，當然有禍。」曾同增。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陳第曰：「平聲。」王逸曰：「歔歔懼貌，鬱邑憂也，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瑜章案：「哀朕時不當，猶言恨我生不辰也。」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陳第曰：「平聲。」王逸曰：「茹柔爽也，浪浪流貌也。」吳仁傑曰：「周少隱云：茹之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此言茹蕙，猶言食秋菊耳。攬茹蕙者，攬所茹之蕙也。仁傑按：茹香草名也。」

彈之故，而歸之生不遂辰，所謂怨誹而不亂也。」

右第五章 吳汝綸曰：「以上因女媧之言，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亡，從古如此，故不敢阿諛以紿身。」

諛以紿身。」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陳第曰：「古音征，九歌九辯正皆此音。」王逸曰：「敷布也，衽衣前也，耿明也。」張德純曰：「言已質之前聖，而益曉然明白，信平日之所為，皆適得於節度之中，而未為已甚也。」謝无量曰：「陳辭於古聖之前，實證他所守的是中正之道。」

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

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埃音哀。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皇別名也，溘猶掩，埃塵也，言我設為行游，將乘

張惠言曰：「接上往觀四荒，謂以道驅馳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音圃。王逸曰：「軔，插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以將暮。

王逸曰：「靈以喻君，瑣門鑰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闈，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蔣驥曰：「山海經崑崙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

在，故曰靈瑣。」聞一多曰：「漢人因門有青瑣鑲飾，而稱門為青瑣，以局部概全體，古人屬辭，本不在此例，然呼青瑣門為青瑣可也，直呼門為瑣，則未之前聞，且亦乖於屬詞之理，今不惟呼門為瑣，更因門為省闈之門，途逕呼省闈為瑣，事之荒謬，孰甚於此。王逸以漢制說楚辭，牽合傳會，不足信矣。按，舊校，瑣一作環，竊謂古本當作環，字則假借為瑣，說文環車轂中空也，讀若戴，是環戴音同字通，從篆與從巢同（說文環之重文作葆），環之通戴，亦猶操之通戴矣，環可通戴，是環戴即環戴也，環戴者何，以上下文義求之，殆

即縣園。上言縣園，而下言靈藪者，變文以避複，文家之常技。更證之本書九思閣上篇曰：「遂巡乎園藪。」園藪連文，則二字義近可知。園即藪，故爾雅說十藪，鄭曰園田，淮南說九藪，秦有具園，縣園者，亦古藪之一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說文草部藪下曰：「藪者弦圃，弦蒲弦圃，並即女圃，亦即縣園也。其謂之靈藪者，則王注後說曰：「靈神之所在也。」又淮南子墜形訓：「或上陪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崑崙縣圃，神靈所居，人之登焉者，亦成神靈。」故縣園稱爲靈藪，於義至當。」

義和弭節兮。望崦音淹而勿迫。陳第曰：「音薄。」王逸曰：「殺和日御，弭按也，崦嶷日所入路曼曼莫官切其脩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釋文曼作漫，五臣云遠貌。張惠言曰：「上謂君，下謂臣，帝開不開，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謝无量曰：「求索他的理想國家。」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

乎扶桑。王逸曰：「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林雲銘曰：「若木在崑崙西極，拂拭使日加明，既暮待旦，且少留自適。」蔣驥曰：「相羊猶

徜徉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陳第曰：「古音注。」王逸曰：「鸞鳳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沈德鴻曰：「先戒謂在先戒行也，未具謂行裝未具也，雷師曰豐隆。」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陳第曰：「古音粉。」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王逸曰：「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御迎也。」洪曰：「屯聚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陳第曰：「古音虎。」王逸曰：「紛盛多貌，總總聚貌，斑亂貌，陸離分散也，離騷之文，依詩取興，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嬋於君，宓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鳥，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

吾令帝閭開。景淪曰：「總總離合，陸離上下，變化詭詐，不可測度也。」方苞曰：「總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之充塞也。」

關兮倚閭闈而望子。

陳第曰：「古上聲。」王逸曰：「帝謂天帝，閭主門者也，闈闈天門也。」馬其昶曰：「望子言欲令帝關倚門觀望，以待己之至，遠遊篇亦有此語，下二句乃言久待而關不開，是不肯相望也。」聞一多曰：

「自此以下一大段，皆言求女事，此二句王逸解為上訴天帝，則與下文語氣不屬，詳審下文文義，確為求女不得而發，『結幽蘭而延佇』與九歌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擘涕而辭，媒絕路阻兮言不可詰而詰』語意同，結幽蘭謂結言於幽蘭，將以貽諸彼美，以致欽慕之忱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與下文『世溷濁而好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語意又同，彼為求有虞二姚不得而發，則此亦為求女不得而發也。然則此之求女為何女乎？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閭闈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以此推之，離騷之叩閭闈，蓋為求玉女矣。帝宮之玉女既不可求，高丘之神女復不可見，故翻然改圖，求諸下女。『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下女者，謂處妃簡狄及有虞二姚，此皆人神，對帝宮高丘二天神言之，故曰下女耳。」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蔣驥曰：「曖曖則日終暮矣，將罷意不欲前也。」聞一多曰：「王逸意謂結女耳。」
蘭延佇為示有還意，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結幽蘭者，蘭謂幽蘭，結猶結繩

之結，本篇屢言幽蘭，如秋蘭以為佩，謂幽蘭其不可佩，又言以佩結言，如解佩纒以結言兮，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為記，以貽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已所欲言，皆寓結中，故謂之結言。思美人篇曰：『言不可結而詒兮』，謂言多不勝結，非真不可結也。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詒兮』，是其義矣。本篇渣吾遊，此春宮兮八句，榮華即瓊佩之榮華，以瓊佩貽下女，亦結言以詒之也。故下文云解佩纒以結言，九歌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佇，亦猶此類。」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王逸曰：「溷亂也。」方苞曰：「以上云云，皆自喻遭讒見疏，陳志無路。」龔景瀚曰：「結幽蘭而延佇者，已身雖善，忍遂絕望於君國乎？世溷濁二句，詠嘆之以結此段之意，不怨其君而歸咎於世，亦

詩人忠厚之意也。」梅曾亮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下宮所以通君側之人。」謝无量曰：「以上是一小段。」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闈而縹馬。
陳第

曰：「古音姥。」王逸曰：「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閩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纒繫也。」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方苞曰：「古人以男女喻君臣，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佐陽而成終，一也。」

沈德鴻曰：「高丘指閩風山上，女以喻己之同志，此言半道乍反顧流涕，以為閩風亦無美女。」
聞一多曰：「七諫哀命篇，九歌逢粉黛，借賢篇，並謂高丘為楚山名，高唐賦神山，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此九高丘為楚山名之確證，惟高丘若即巫山之高丘，則哀高丘之無女，必謂神女，五臣。」

呂向注曰：「女神女，蓋得之矣。」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陳第曰：「古音皮。」王逸曰：「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洪興祖曰：「瓊枝玉樹。」沈德鴻曰：「此下言不得於西，則求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女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位而備進用者，乃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陳第曰：「古音止。」王逸曰：「豐隆雲師。」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伏軾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王逸曰：「蹇脩伏軾氏之臣也。」孫詒讓曰：「理即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廣雅理，理也，故下文理弱媒拙，及九章抽思，思美人篇皆理媒並舉。」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錢杲之曰：「總總離合，慮始始至，儀從之盛也。」

瑜章案：「孫詒本之，蔣驥山帶闕注楚辭，精瑣不可易。」
其驕傲也。
馬其昶曰：「乘雲以求宓妃，乃乖刺難合，此申言高丘之無女。」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古音如班。王逸曰：「窮水出於窮石，洧盤之水，出崑崙之山。」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錢杲之曰：「淫猶恣也。」

「保厥美以驕傲，日康熈以淫遊，獨樂其身而已，信美無禮，所謂潔身亂倫也。」馬其昶曰：「夕次窮石，朝濯滄盤，所見皆無君國之憂者，此申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瑜章案：「保厥美保字，讀如左氏傳保君父之命之保，保猶恃也。」謝无量曰：「以上第

二小段。」覽相觀於四極兮。朱駿聲曰：「覽相觀三疊字猶詩之儀式型。」周流乎天余乃下。陳第曰：「古音虎。」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城之佚音之佚。

女。王逸曰：「偃蹇高貌，有城國名，佚美也，釋文作妖。」洪興祖曰：「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城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予以不好。錢果之曰：「喻使小人求賢士，則小人反謂為賢者。」

不美而不肯行。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何焯曰：「拙如鳩者，猶惡其巧言，佻人之多。」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王逸曰：「適往也，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鳳鳥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曰：「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簡狄生契。」蕭穆曰：「鳥原作皇，據王逸本楚辭改，吳京卿亦去，古多言鳳鳥，少言鳳皇，論語鳳鳥不至是也，下文鳳皇翼其承旂兮，自作皇，各以音節求之。」郭沫若曰：「以上下文按之，實即玄鳥，傳說玄鳥，實是鳳皇也，注家以為燕，乃後來之轉變。」聞一多曰：「禮記月令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曰：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為禋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禋，簡狄所吞，他書曰燕卵，此曰鳳子，是玄鳥即鳳皇之證。」瑜章案：「蕭校作鳳鳥，郭聞二家謂即玄鳥，皆是也，對文則稱鳳皇，散文則稱鳳鳥。」耳鄭風子寧不嗣音，陸氏釋文引韓詩子寧不詒音，云詒寄也，寄託也，國語齊語令可以寄政，章昭注，寄託也。」受詒，受託於高辛也，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思美人，「高辛之靈，成兮，遺玄鳥而致詒。」彼云玄鳥，此云鳳鳥，此云受詒，彼云致詒，致讀如工祝致告之致，言玄鳥受託為媒，致高辛之聘辭也，語意相同。」

謝无量曰：「言鳩鳩都不能叫他去做媒，鳳皇又受高辛之託，恐有娥女為他所得，以上第三小段。」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

王逸曰：「言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窈窕則不肯

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錢果之曰：「未家未有室家也，少康未有室家，則二姚尙留，可得而求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李光地曰：「浮

游觀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爲之求賢以輔導，庶幾異日如少康之赫然中興，不失舊物也。理弱媒拙，原自道也，我欲爲君求賢，而力弱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嫉賢蔽美之徒而已。」聞一多曰：「詩召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傳曰：『誘道也。』箋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呂氏春秋決勝篇高注曰：『誘導也。』道與導通，道言即媒人所以道成之言也。莊子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詔。』禮記少儀篇：『頌而無詔。』疏曰：『謂謂橫求見容。』橫求見容，即導言之矯詰，故曰恐道言之不固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陳第曰：「古音汚。」雙景瀚曰：「重言之，以結此段之意，譏佞高張，則賢才遠遁，固自然之理也。」謝无量曰：「重述第一小段末兩句，以上第四小段。」

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
謝无量曰：「總上求見帝一段。」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第

曰：「古音故。」洪興祖曰：「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王夫之曰：「發伸也。」林雲銘曰：「中情終無可告訴處，天上天下總無可以容身處。」雙景瀚曰：「一腔抑鬱，將何所告訴乎！一身安危，猶可忍，國之存亡，不可忍也。親

此時情形，其尙能以一朝居乎！凡人處憂困時，則嫌日之長，故曰終古也。」

右第六章 瑜章案：「以上於無可奈何之中，忽託遐想，上叩帝閭，既徒延佇，求之下女，或保厥美

而難致，或乏良媒可使，或爲它人所先，上下求索，事屬徒勞，豈高陽之祀，將斬於是，而國事信不可爲歟？吾且占之於卜，決之於巫矣，已逆攝下文。」

曾國藩曰：「以上涉出世之遐想，卽遠遊之意也，宓妃有娥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皇皇爾。」

謝无量曰：「這一大段，是屈原自述他的志願，是要根本改造楚國，達到他那理想國家，所以要上下去求索，中間那四十段的比況中間，也有實意，就是他理想中改造國家的方法，四段好比皇帝王霸四個法子，他上天去求見上帝，好比要用皇道；求伏妃帝女，好比要用帝道；求有娥女，好比要用王道；求少康妻，好比要用霸道。但是第一帝閭見阻，第二第三第四都無良媒通詞，所以沒有機會實現他的理想。」

索菴音茅以筵音筵音。王逸曰：「索取也，筵小折竹也，菴茅葺草，楚人名筵專音分。王逸曰：「索取也，筵小折竹也，菴茅葺草，楚人名筵專音分。王逸曰：「索取也，筵小折竹也，菴茅葺草，楚人名筵專音分。」
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逸曰：「靈氛古明卜吉凶者。」聞一多曰：「下

文又言求占於巫咸，淮南子墜形篇，高注曰：「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是靈氣之職司，與巫咸無異。九歌雲中君篇注曰：「楚人名巫為靈。」然則靈氣亦巫也。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靈山十巫，中有巫盼。按：靈巫義同，氣盼音同，靈氣殆即巫盼歟。巫咸巫盼，並在靈山十巫之列，故離騷以靈氣與巫咸並稱。沈德鴻曰：「言兩美（喻君明臣賢）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偷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

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王逸曰：「慰古思字。」 與汝通。謝朓曰：「汝指楚國。」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聞一多曰：「愈趨古書疑義舉例二，有一人之辭，非

自問自答，而中間又用曰字之例。舉論語憲問篇子曰：「武仲章，微子篇齊景公侍章，禮檀弓，左傳哀公十六年，皆再用曰字以別更端之語為證。今按：本篇曰兩美其必合兮，曰勉遠而無狐疑兮，為靈氣一人之詞，而兩用曰字，與借誦曰有志極而無旁，曰君可思而不可恃，為屬神一人之詞，亦兩用曰字，並與俞氏所舉各例相同，可補俞書之缺。解離騷者，自王逸以下，逮唐宋諸家，本不誤，後此乃漸多異說，而文義轉晦，於以知古書詞例之不可不究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王夫之曰：「芳草謂君也。」 謝朓曰：「故宇楚國。」 錢澄之曰：「靈氣勸其遠逝，亦猶史公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

世幽昧以眩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陳第曰：「古音沔。」 鄧廷楨曰：「惡與女字韻。」 王逸曰：「眩曜惑亂貌。」 瑜章案：「余靈氣代原自余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獨異。

吳汝綸曰：「其讀如豈，言人情相同。」

戶服艾以盈要兮。

同分。

謂幽蘭其不可佩。

林雲銘曰：「獨好臭穢。」 林雲銘曰：「獨惡香潔。」

覽察草木其猶未

得分，豈瑾美之能當。

平聲。 王逸曰：「瑾美玉也。」 林雲銘曰：「草木且不辨其香臭，況美玉之價值？」 朱冀曰：「當謂定其聲價，如漢書所云廷尉當是也。」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

申椒其不芳。

王逸曰：「蘇取也，充猶滿也，韓謂之騰，騰香囊也。」林雲銘曰：「謂親小人，遠君子。」

右第七章

姚鼐曰：「以上皆靈氛之辭。」

瑜章案：「自王逸以下，蔣驥、景瀚、方苞、梅曾亮、曾國藩、馬其昶皆以靈氛辭止，汝何懷乎故字句，謂申椒其不芳以上十句，為原答靈氛之辭，皆坐誤。

以孰云察余之美惡，以余字為原自計之言耳。殊不知靈氛勉原遠遊，必兼後十句，申述黨人好惡與人異趣，決無可與共處之理，意乃完足。惟張德純、離騷節解謂世幽昧以下，皆靈氛之詞，以暢孰信脩而慕之之說，與姚氏意同，今斷從姚、張二家。」

謝无量曰：「靈氛說，屈原既有這種本事，可以到別國去活動，何必老守楚國，因楚人好惡，是與衆不同的。」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林雲銘曰：「以宗國世稱之義。」心猶豫而狐疑。林雲銘曰：「以宗國世稱之義。」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索之。王逸曰：「巫咸，所平之。」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林雲銘曰：「以宗國世稱之義。」心猶豫而狐疑。林雲銘曰：「以宗國世稱之義。」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索之。王逸曰：「巫咸，所平之。」

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糯米，所以享神。林雲銘曰：「求其再決。」朱冀曰：「精與甦通，說文齋財問卜，曰甦，大夫懷精以要巫咸，即詩經之握粟出卜也。」瑜章案：「說文米部有精云：『糧也，所以享神。』無煩改甦。」百神翳其

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陳第曰：「古音寤。」戴震屈原賦注作迓，云或譌為迎，因九歌湘夫人文誤。」江皇

刻刻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刻猶拜拜，彷彿之貌也。」朱冀曰：「刻刻即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也。」翼景瀚曰：「故者已然之跡，下文傳說呂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

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集音集之所同。王逸曰：「集法，度也。」林雲銘曰：「陞降上下，指山川險阻言，亦勸其去國也，但求君德有同我者事之。」張德純曰：「曰者巫傳神

意也，不但如靈氣諷之以遠逝，直勸其擇君而事，下途歷舉古來君臣之契，以實其言。」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音咎而能調。威學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調从周聲，或周之本體从用，兼有用音。」

郭沫若曰：「同與調乃東幽合韻，所謂陰陽對轉之聲也。」王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擊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苟中情其好脩兮。

何必用夫行媒。陳第曰：「古音迷。」王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中心好善，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

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曰：「鼓鳴也，呂望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王逸曰：「該備也，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蔣驥曰：「獨舉三人，皆無媒

而合者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王逸曰：「晏晚也，央盡也。」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

芳。鴉鵲音提決。五臣曰：「鴉鵲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林雲銘曰：「若再遲待老，則世道日趨於壞，天下事益不可為矣，此勉其速於求君行道以救世也。」

曰：「偃蹇衆盛貌。」洪興祖曰：「方言掩翳發也，注云，謂發蔽也。」林雲銘曰：「言有美德，被衆人爭壅，使君不得聞。」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

無人調和，勢必行譏而加害。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陳第曰：「古音侔。」王逸曰：「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

信更為佞。」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洪興祖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其有他故兮，莫

好脩之害也。林雲銘曰：「以昔日所脩無定操，非出於性之所好故。」方苞曰：「好脩，承孰信脩而慕之，苟中情其好脩而言，蓋芳草化為蕭艾，非有他故，以莫好此脩潔之行者，故相與變而從邪，其害遂至此極耳。」姚鼐曰：「靈氛第言

世之幽昧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畏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蔣驥曰：「容長猶言虛有其表也。」馬其昶曰

「長多也，謂容實多而無實德。」委厥美以從俗兮，王逸曰：「委，棄也。」苟得列乎衆芳。林雲銘曰：「浪得虛名。」椒專佞以慢愒兮，王逸曰：「愒，淫也。」櫝又欲

充夫佩韓。陳第曰：「古音怡。」洪興祖曰：「櫝音殺，爾雅注，櫝似茱萸而小，赤色。」瑜章案：「舊注以蘭斥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斥楚大夫司馬子椒，史遷稱屈子之文曰，其辭微，恐無是顯著語也，謝无量以椒蘭都是比喻國名，蘭指齊國，椒指

韓魏，揭車江離指燕，益創新奇，使人難信，蒙謂此等，在屈子當時，或隱有所指，今不必強為索隱，求其人以實之也。」既于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王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

不能自振其芬芳，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儼祇敬六德。」夏本紀：「祇作振。」楚晉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

「古音訛。」蔣驥曰：「流從謂。」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顧炎武曰：「古音羅。」林雲銘曰：「世道江河，桑傑如此，中材可知。」惟茲佩之

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為時所委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如故。」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陳第曰：「古音迷。」王逸曰：「沫已也。」和

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錢澄之曰：「玉有瑕然有調有度，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辯鳴，和者調之中節也。」瑜章案：「女謂聖君賢相也。」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顧炎武曰：「古音戶。」王逸曰：「顧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者欲往就之也。」洪興祖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方壯也。」瑜章案：「此余亦巫咸代原自余也。」

右第八章 瑜章案：「巫咸言楚朝政日非，君子變節，時事益不可為，亦勸屈子以己之好脩，及年

德之方盛，而遠適他所也。」

姚鼐曰：「以上皆巫咸之詞。」瑜章案：「蔣驥方苞林雲銘景瀚曾國藩以巫咸言，止使夫

百草為之不芳句，謝无量從之；李光地梅曾亮以巫咸言，止恐嫉妬而折之句，馬其昶從之；吳汝

繪又謂巫咸言止莫好脩之害也句梅氏又謂靈氛欲其去巫咸欲其留以勉陞降二句即求合之大旨細審皆未有當今離章辨義亦斷從姚氏之說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林雲銘曰「不言巫咸以咸有上下求君之說不忍言也」 蔣驥曰「吉占指兩美必合言」 姚鼐曰「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

歷吉日吾將行

陳第曰「古音

杭」五臣曰

折瓊枝以為羞兮

沈德鴻曰「羞庶羞之羞」

精瓊靡以為糧

音張 王逸曰「精擊也靡屑也糧糧也」 洪興祖曰「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王逸曰「象象牙也」 郭沫若曰「馬八尺以上為龍爾雅釋獸作駘知必為馬名者下文言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固明言是馬下文駕八龍之婉婉亦同此解」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王逸曰「賢愚異心何可合同」 張德純曰「將者皆且然而未必然之詞」 姚鼐曰「上處妃有娥一節猶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為言欲其擇君而事也至此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遠遊娛樂如遠遊一篇之旨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也」

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王逸曰「楚人名轉曰邇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

里上有瓊玉之樹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音秋 王逸曰「啾鳴聲也」 五臣曰「揚舉也雲霓虹也晻之於旌旗陰藹旌旗蔽日貌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王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 沈德鴻曰「亦猶崑崙非真地名乃神話中地名也」 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荆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

賢士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況貴戚之親，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西指秦言，是也。當時六國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彌國篇言之尤詳。」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王逸曰：「翼敬也，翼翼和也。」洪興祖曰：「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林雲銘曰：「以交龍之旂，敬從車後。」忽吾行此流沙

兮，遵赤水而容與。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尙書曰，餘波入於流沙。」五臣曰：「流沙西極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張德純曰：「容與寬適之意。」錢杲之曰：「與讀如豫，容與，雅容暇豫也。」沈德鴻曰：「赤水

據穆天子傳及莊子，亦神話中水名。」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陳第曰：「古上聲。」王逸曰：「舉手曰麾，津，西海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吐鼉鼉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威學標曰：「待，從寺聲，古讀同侍，此與期叶。」王逸曰：「騰過也，言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林雲銘曰：「待當作持，藉衆力隨路而持其危，不使車敗，所以渡之也。」方苞曰：「待當作持，周官旅賁氏車止則持輪。」龔景瀚曰：「徑直也，衆車飛騰徑過，以待屈子，王說非。」

聞一多曰：「說文馬部騰傳也，傳當讀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之傳，淮南子穆稱篇，子產騰辭。」高注曰：「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漢書郊祀志，「騰雨師，洒路岐。」謂傳言於雨師，使洒路岐也。後漢書隗囂傳，「因數騰奔隴蜀。」謂傳書隴蜀也。北堂書鈔一〇二，引蔡邕弔屈原文，「託白水而騰文。」謂託白水而傳文也。文選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謂傳文魚以警乘也。楚辭騰字多用此義，如本篇「騰衆車使徑待。」遠遊「騰告鸞鳥迎宓妃。」九歌湘夫人「將騰駕兮借逝。」大招「騰駕步遊。」皆是。王逸於本篇訓過，於遠遊九歌大招訓馳，俱矣。」張渡曰：「徑待，洪校云，「待一作侍。」遠遊云，「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爲衛。」以爲衛二字準之，則徑待之義自顯，猶徑相待衛耳。路脩遠多艱，故須騰馳衆車，使其徑相待衛，以脫險也。洪於遠遊注，徑直也是其義。」

瑜章案：「聞釋騰字最允，徑待或依文曲說，或改字爲訓，皆不甚安，張說近之。」

路不周以

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洪興祖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梅曾亮曰：「所指多西方之地，亦刪書終秦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亡，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

屯

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

陳第曰：「古音陀。」洪興祖曰：「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戴雲旗之委蛇。

陳第曰：「古音陀。」威學標曰：「蛇正讀徒和切，欽音則入夷。」王逸曰：「蛇婉龍貌。」呂向曰：「委蛇長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音莫。王逸曰：「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察，弭節徐

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張渡曰：「抑志，與屈心而抑志義別。志當讀作幟，漢書高帝紀：『旗幟皆赤。』師古曰：『史家或作幟，或作志，音義皆同。』是其聲通之證。抑幟承雲旗句，弭節承八龍句，上文『揚雲霓之旻臨兮』，洪校云：『一本揚下有志字。』揚志亦即揚幟也，淺人刪之。」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王逸曰：「九歌，禹樂，韶舜樂。」林雲銘曰：「西皇其知余矣，途中不妨奏而舞之，且眼不見楚國，正好借此餘日，把在楚之鬱抑侘僚太息。」

掩涕苦情，一切放下，此謂和調度以自娛者此也。」郭沫若曰：「九歌乃啓樂，見上，韶九韶乃啓舞，大荒西經：『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即啓）焉得始歌九招。』郭注引紀年：『夏后開舞九招。』王注非。」

陟陸皇之赫戲。一作曠。

兮。忽臨睨夫舊鄉。

王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也，睨視也，舊鄉，楚國。」朱冀曰：「皇君也，日君象也，陸皇者，初日出之名也，今稱西墜之日爲落照，則東升之日名之曰陸皇，確切不移矣。陟者，謂赫赫然之日光，從下而上也。」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陳第曰：「古音杭。」王逸曰：「僕御，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蔣驥曰：「前言上下求索，特覘望之詞，此真掃

然往矣，楚必不可留，往必無不合，行色甚壯，志意甚奮，好脩之士，於是可一竟其用，而忽焉反顧宗國，蹶然自止，朱子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右第九章 瑜章案：「以上承靈氛巫咸之意，忽思遺此遠遊，極縱橫瑰詭之觀，筆情恣肆，不可控

制。然而忠愛性成，意存君國，舊鄉條睹，僕悲馬懷，吾行何之耶？」

林雲銘曰：「以上敘宗國世卿，無可去之義，一觸目間，西海不能到，媿樂不能終，而遠逝自疏之舉，徒成虛願，總是忠君愛國之心，鬱結不解，除死之外，無第二條路也。」

亂曰：

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云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郭沫若曰：「亂當為辭之誤，古金文作亂，多用作司，凡古書亂字含相反之治義者，均是亂字之誤，亂辭本

一字，亂當作亂，或亂，文末繫以辭曰，以作尾聲，與抽思之少歌曰，唱曰，義例相同，亦正楚辭之所由得名，賈誼弔屈原賦又作訊曰，亦訊字之誤，即是詞曰，此義於二千年後，始得揭發，亦一快事。已矣哉。嬰景瀚曰：「亂者總一篇辭，直貫末句，國無人，是俗終不一改矣。」莫我知兮。林雲銘曰：「只有我一人，又無人知，是君終不一悟矣。」方苞曰：「黨又死志決矣。」

何懷乎故都。林雲銘曰：「不堪回首，懷之何益。」既莫足與為美政兮。林雲銘曰：「歸國之後，既無足與為善政之人，濟亂扶危，則國必亡，家必覆，安忍坐視。」吾將從彭咸之所

居。錢果之曰：「從彭咸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嬰景瀚曰：「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

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一死。離騷一篇，凡二千四百餘言，而其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欲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

右第十章

瑜章案：「衆皆競進貪婪，佞規矩，背繩墨，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矣；昔爲芳草，今爲蕭

艾，是在朝君子，亦變節矣；此所謂國無人也。信讒齋怒，朝諝夕替，是人君不己知也；衆女嫉余蛾

眉，世溷濁而嫉賢，是朝野舉不己知矣；此所謂莫我知也。幾度思及騰駕遠遊，終以瞻念皇輿，不

忘欲反，然而上則哲王執迷不悟，下則椒糞終難悔禍，故都不足懷，美政絕無望，安忍坐視神州

陸沉哉？語絕悲痛！陳季立所謂悲思慷慨之懷，讀之欲無涕下，不可得也。」

史記屈原列傳疏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王逸楚辭注云：「若敖孫武王，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亦云：「屈本爲楚武王子瑕，食采之地，子孫以爲氏。」是屈氏受姓之始，在楚武王之世，當周平王桓王之間也，蓋四百餘年，而有屈子焉。離騷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王逸洪興祖朱子之意，皆以爲正則靈均，影射名平字原之義；蔣驥楚辭餘論引都玄敬聽雨紀談謂：「古人有小名小字，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獨標新解，恐未必然。戴震屈賦通釋云：「屈原故宅，在今湖北宜昌府興山縣北，漢南郡秭歸之北境也；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屬

注云：「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糜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子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媧廟，擣衣石猶存。」屈子生產地，蓋在鄂西，至若一統志謂巴陵有原故宅，湘陰縣志謂湘陰有原故宅，又就杜甫最能行言，似夔州亦有原故宅，殆以屈子名聲旣著，或以遊踪所屆，輒存遺跡，或以後人嚮往，因緣附會耳。離騷自述皇考曰伯庸，近人聞一多，據劉向九歎謂伯庸爲原之遠祖，與王闔運之說合。王逸謂：「原父，伯庸字也。」是亦子思之稱仲尼祖述堯舜之類，古代金石文字，子若孫，稱父祖字者，亦多也。原之家世，可考於傳記者，如是而已。沈亞之之屈原外傳稱：「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殆卽屈賦附會想像之云爾。

爲楚懷王左徒。

張守節云，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新序節士篇云：「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亦未載年月。楚世家：「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爲從長，至函谷關。」六國年表：「魏韓趙楚燕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是歲爲楚懷王十一年，與世家合。蔣驥曰：「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而法立也，知原爲左徒，乃懷王十一年時也。」新序又言：「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游國恩曰：「考原兩使齊，本傳所載一次，在懷王十六年以後，是第二次，然則此爲第一次矣。」楚世家載：「懷王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韓，與齊爭長。」秦齊爭長自此始，故假定新序所言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爲十二年事，原時才二十七歲。」懷王十二年，屈原東使於齊，以

結強黨，可補史傳之闕。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張文虎曰，索隱本作騷，疑今本史文皆後人所改。

原作離騷，本傳敘在懷王時，被讒見疏之後。報任安書則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似在頃襄王怒

遷屈原之時，是史遷已不能定其究作於何時矣。龔景瀚云：「此篇說者皆以為初放之作，以今

考之，非也。太史公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此要其終而言之耳。其實離騷之作，非在此時，其下曰，「楚

人既答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是離騷之作，在懷王不返，頃襄未立之時，故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頃襄王始以弟子蘭爲令尹，離騷之成，已爲令尹矣。故中節吾遊春宮，深有望於頃襄，以懷王之已留於秦也。前半詞氣激烈，猶多怨憤之辭，中節哲王不寤，惟一語及之，懷王既若彼，頃襄又若此，宗社之亡，在於旦夕，故但追原禍始，列數黨人，飲泣吞聲，期於一死而已。』龔氏就史文推勘，不爲無見。至近人游國恩郭沫若，益加攷正。游氏之言曰：『屈原生於楚宣王廿七年戊寅，至頃襄王三年乙丑，原已四十八歲，離騷中稱若將不及，美人遲暮，老冉冉其將至，一類年將就衰語，宜矣。故定離騷一篇，爲頃襄王三年，或三年以後，被放悲歌，方與本文無一衝突。』郭氏之

言曰：「離騷與懷沙惜往日等篇，辭意氣韻，多屬相同，而離騷末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亦與懷沙之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惜往日之不畢辭而赴淵，意趣無二致，同是屈原絕命辭也。篇中已言到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更可証其作期是在到江南以後，大約作於懷沙之前，在長沙時耳。」二家推衍襲說，甚辨。余疑離騷之作，或草扃於懷王見疏，成於頃襄王斥逐之時，未可知也。張衡之賦二京，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左思之作三都，亦構思十稔，是無嫌經過悠久歲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見上好僊，因曰，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安知原非初屬稿至頃襄放逐，始就之耶？况離騷爲屈子名世之作，其非草草成篇，決矣。史遷於本傳，孟堅於離騷贊序，皆以作於懷王時代，乃就其始事言之也。史於報任安書及班於賈誼傳曰：「屈原楚之賢者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要其終篇言之也。不然，何馬與班一人之說，皆前後乖異若此耶？願

存此說，質之通人。或謂王怒而疏屈平，疏字爲流字之誤，（洪氏補註）其實非是。上官譖原，不過自矜伐耳，其罪固不至遽遭流放，惟以懷王信讒，疏而弗用，故下文緊接屈平既絀，絀謂黜退，不復信任而已。

離騷者，猶離憂也。

釋離騷者，其說不一：班固離騷贊序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史記索隱引應

邵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注漢書賈誼傳云：「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三說

皆與史遷合。考段玉裁音韻表，以尤幽爲第三部，騷從蚤聲，在此部，蓋古讀若搜，故與憂爲同韻，

史公以同韻釋之云，離騷猶離憂也。王逸章句云：「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妄，憂心煩亂，不知所

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訓離

爲別，未免望文生義，又循流俗，稱之爲經，曲爲說解，洪興祖朱晦庵，已不謂然矣，馬班應顏之說，

最爲允當。至近人游國恩，謂「離騷」「牢愁」「牢騷」古並以雙聲疊韻通轉，郭沫若深疑

其言，余以離騷二字，既不同韻母，又不同聲母，謂爲牢愁牢騷通轉，是楚曲名，終覺牽強難信。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

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

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

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張裕釗曰：廉猶論語古之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

王念孫曰：濯淖，皆汚濁之稱。黃侃曰：俗本句讀如此，不容自疏無可解，淖，汚泥三字皆釋爲泥，亦不合文法，當在死而不容斷句，與上文方正之不容句法正合。濯，通濁，（索隱淖音濁）濯淖與汚泥

种也。廉之廉，故曰死而不
容自疏，非謂廉潔之廉也。

意同，自疏直貫下文，謂自遠也，爲一句之動字，後人以不解灑字之故，遂至誤讀。

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王念孫曰：獲，廣雅尋也，言不爲滋垢所尋也。鄭注士昏禮

曰，以白造緇曰尋，是也。錢大昕曰：滋與茲同，說文：滋，黑也。春秋傳：何故使吾水茲。

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增光可也。

自國風好色而不淫，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皆以爲淮南王語。

史遷取以入傳。漢書淮南王劉安傳云：「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且

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王念孫云：「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語作傳。

使爲離騷傳，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辨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若謂

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且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解序，御覽

皇親部，引此皆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其言自信甚篤，幾使人信傳爲賦之轉誤矣。

游國恩曰：「其實非也。若謂荀悅漢紀高誘淮南解序所據漢書早於顏師古，則王逸所見，豈不

更早於苟悅乎？王逸固言，「班固賈逵各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也。」且離騷序，與漢書同一作者，離騷序亦云，「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更可證明傳字不誤。又考西漢時，絕無以詞賦論文風氣，尤無以書名或古人文章之篇名作題目者，安作離騷傳，不過是批評式之傳贊，如班固贊序之類，故旦受詔，食時成書，若漢人作賦，往往經營慘淡，有至十年而後成者，數小時內，惡能竣事？游氏駁王亦頗有識，詳所著楚辭概論。然則史遷此段評語，蓋多採自淮南離騷傳中，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云云，據新唐書，則爲張澹李紆李翰等奏議語，而退之取以頌巡遠，此亦其類也。據俞樾評注楚辭，引陳深統計，離騷全文，共二千四百九十字云。

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

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淞。張文虎曰。索隱本凌毛本並譌淞。依錢大昕校。改蔡本中統游王柯本並作丹陽。楚世家同。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關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以六國年表及楚世家考之。張儀相楚。爲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秦破楚師。虜屈匄。則其次年事。秦將據年表爲庶長章也。懷王許儀。閉關絕齊。楚世家張儀列傳載：「羣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王不聽。於是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之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

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此段記載，詳於本傳，未聞屈原有所諫說，蓋已不復與聞國事。新序節士篇云：「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近人陸侃如言：「屈原之策，即指親齊與合從之政策也，懷王已知秦國狡詐不足恃，故召回屈原使齊，脩舊好，時在懷王十七年，原年三十二歲，此時齊楚間既有屈原重新聯絡，秦自不敢小覷楚矣。」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

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昧本作昧，依梁玉繩校改。錢大昕曰：呂氏春秋作唐蔑，古文昧蔑通。

據世家，楚王釋張儀，爲懷王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唐昧，取楚之重丘而去，則二十八年也。

蔣驥曰：「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

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儀因說楚王事秦，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

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爲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卒許儀，

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爲允。蓋是時楚弱秦強，非欲易地，曷爲分漢中以求

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世家：「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

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蔣驥曰：「是時秦所憚者，獨

有一齊，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絕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今之設質求平，蓋

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爲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雖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爲張儀連橫之說所愚，自後條合條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立朝，豈容默然而已哉？是時齊秦兩國爭爲雄長，屈原主親齊抗秦最力，雅與靳尚令尹子蘭親秦主義不合，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甚非原意，被放漢北，必在此時，而史乘失載。至是懷王以累敗之餘，使太子質齊求平，是屈原聯齊之計得，而獲戾權貴，亦益深矣。頃襄王時，再被斥逐，有以哉！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據世家六國年表，楚王入秦，在懷王三十年；楚懷王亡之趙，趙弗內，在頃襄王二年；懷王卒於秦，歸葬於楚，則頃襄王三年也。諫懷王毋入秦，世家作昭，列傳作屈原，司馬貞謂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是也。近人謝无量楚辭新論引劉師培謂：「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載屈原、諫懷王及使齊之言，戰國策皆作昭，無屈原名字，疑昭即屈原也，古音本通。」愚按：莊子顯有昭氏之鼓琴，國策楚昭王時有昭奚恤，懷王時有昭陽、昭常，頃襄王時有昭蓋，襄王時有昭魚，漢書古今人表有昭廷，劉氏謂後世無昭姓，斯不然矣。且古傳記所據所聞，往往異辭，不妨兩存。左傳莊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之，臧文仲曰：宋其興乎！一段，韓氏外傳卷三，作孔子之言，豈臧文仲即孔子乎？諫懷王入秦者，當然非一人，史公於列傳世家兩載互見，所以廣異聞也，何庸置疑！至井研廖平，績溪胡適，直疑屈原古無其人，屈原文章，大抵

爲秦博士所作，務爲驚世駭俗之論，所持理由，人知其非，謝无量郭沫若既辭而辯之矣，茲不備論。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逐。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過也。

易曰。井渫不食。

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

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索隱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

也。王^福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懷王昏愚拒諫，輕身投遠，令尹子蘭實有以促之，屈原之於子蘭既深惡痛疾，當時必有言論抨擊之也。吳汝綸謂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句遙接屈平既嫉之句，得其指矣。曾國藩謂聞之，聞屈平作離騷也，尙嫌稍遠事情。屈原在頃襄王時遷謫，年月史無明文，近人陸侃如謂：「懷王死於頃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時。」亦想當然耳。郭沫若據楚世家：「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倚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因謂：「懷王死後，三年之間，秦楚斷絕邦交，屈原乃主絕秦之人，秦楚邦交既斷，便是屈原主張已得勝利，在此時，無被放逐之理，至襄王六年，議與秦恢復舊好，七年，公然又忝顏事仇，原必力爭而遭失敗，故原之放逐，實在六年。」

或七年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抽思，「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其他志。」皆應指襄王初絕秦，而又改變之事。故橘頌以外八篇，與離騷天問，均爲襄王六七年以後，晚期作品。如陸說，屈原見放，蓋年幾五十一二矣。蔣驥曰：「涉江哀郢，皆敘遷逐所經之地，涉江始鄂渚，終辰淑，哀郢始郢都，終陵陽。」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據此，又可知爲是年二月云。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揭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

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此爲二十五篇中之漁父也。史公取以作原被放江南

後實錄，前人固謂漁父非屈原之所作也。清崔述考古續說觀書餘論云：「周庾信爲枯樹賦，稱

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

則是作賦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

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

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謝莊幸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

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之所作耳。」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從略）

東方朔七諫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司馬貞據以釋懷沙之義，從無異辭。至蔣驥楚辭餘論，乃加考正，其說云：「史記原傳載懷沙之後，卽繼以懷石自沉，後世釋懷沙者，皆以懷沙石爲解，若東方七諫懷沙礫自沉，後漢高鳳傳委體淵沙，相沿舊矣。然以沙爲石，殊未安，李陳玉云：『懷沙，寓懷長沙也。』其說特創，而甚可玩。或疑長沙之名，自秦始建，且專以沙名，未可爲訓，不知山海經云：『舜葬長沙零陵界。』戰國楚策：『長沙之難。』史記齊威王說越王曰：『長沙楚之粟也。』則長沙之由來久矣。又遯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雲陽氏處於沙，神農紀字於沙，黃帝紀南入江內沙，則以沙爲長沙，亦非無本也。」陸侃如曰：「懷沙乃屈原絕命詞，王夫之謂：『其詞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鱗音促節，特異於他篇。』云他篇表情多婉轉，此則愈痛快，而自殺之心，亦愈堅定，何則？以莫知其所賊，莫知其異采，莫知其所所有，莫知其從容，時至

於斯不死何待？故馬遷作傳，獨載此篇，故馮覲讀之，喟然嘆曰：『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

（俞樾評注楚辭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索隱本自投作自沈。王念孫曰：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是也。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屈原生年，前人皆推定於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前三四三）是年為周顯王二十六年。至於

死於何年？黃文煥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雲銘謂死於十一年；陸侃如屈原年表謂死於九年；大

抵不甚相遠，如三子之言，則原享壽五十四五歲。游國恩屈原年表謂：「頃襄十四年四月，原自

澧浦東北行，至長沙，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則原壽且五十有九歲。郭沫若從王夫之論哀

郢為襄王二十一年，楚為秦兵所敗，郢都為秦將白起所拔，東北保於陳城時所作。「白起攻秦，

史記僅言拔郢，燒先王墓夷陵，而韓非初見秦，却言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荆王君臣亡走，東伏於陳楚，國實已處於垂亡之形勢，故哀郢開首卽云：「皇天之不純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完全是國破家亡之情感，東遷卽東北保於陳城。又云：「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通厦，王逸注爲大殿，最爲正確，可以想見當時焚燒慘狀。如郭氏之言，屈子死於頃襄二十一年，享壽六十有五矣。（郭氏獨謂原生楚宣王二十九年，未知何據云然。）又謂：「涉江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古者七十曰老，是年紀亦甚相符。」然文人固喜稱老，魏文帝言已成老翁，但未白頭，其實才三十餘歲耳，此殊未爲的據，然則屈子究卒於何年？史乘無考，多聞闕疑可也。陸侃如云：「屈子自沉日期，有左列七種異說：

1. 春——見新唐書杜亞傳

2. 元夕——見文文山元夕詩

3. 三月——見舊唐書敬宗紀

4. 三月三日——見王績三月三日賦及沈佺期獨坐驩州詩

5. 五月五日——見荆楚歲時記及續齊諧記

6. 五月望日——見隋書地理志

7. 九月——見舊唐書穆宗紀

其中以五月五日之說，較爲普遍。雖有以此日紀念介子推（見琴操）或子胥（見曹娥碑）者，然就懷沙、孟夏二子考之，以端節紀念屈原，當屬合理。水經注湘水篇云：「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又西逕玉笥山，又西爲屈潭，卽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

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淵北有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春秋之羅汨矣，世謂之汨羅口。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長沙羅，引盛弘之荊州記云：「沿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沉處。」羅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七十里，汨羅山孤峙水中，其上有屈原墓，說本戴震屈賦通釋。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瑋之徒者。

司馬貞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瑋，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琴都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

皆好辭，而以賦

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有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今據王逸楚辭章句，載九

辯與招魂二篇，文選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古文苑載笛賦大言

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嚴可均全上古文載高唐對一篇，除九辯一篇可信外，其餘十三

篇，皆不甚可靠，詳近人劉大白所著宋玉賦辨偽。漢志又有唐勒賦四篇，未著景璣作品，大招一篇，題景差作，朱子且謂決爲差作無疑。惟近人復有謂爲出於漢人依託，蓋唐景二家著作之亡，久矣。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假定屈子死於頃襄王九年，則距此計六十九年；若死於頃襄十四年，則距此爲六十二年；若二十一年，則距此爲五十五年云。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夷然自失。

矣！吳汝綸曰：諸本作爽，依集解校改。廣雅爽與退爽同訓滅，爽然猶爽然也。退然也。又詩隰輪有與，白虎通作輿，是輿然猶輿然也。廣雅輿也。

始譏天問，爲王逸。逸於天問序云：「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至近人

胡適益推波助瀾，謂：「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可斷定此篇爲後人雜湊而成。」當時卽有徐旭生訟言其非，作天問釋疑，郭沫若亦以胡說爲活天冤枉，謂：「天問乃空前絕後第一等奇文，但文中幾許傳說，自來不得其解，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邑，牧夫牛羊……恆秉季德，焉德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敍在殷代先公內，近代王國維由安陽小屯發掘之殷代卜辭中，發現殷之先人中，有王亥王亓與季之名，始揭穿此中該恆季等字之啞謎，更證之以山海經竹書紀年種種新舊史料，參互證明，方知該王亥殷王子亥，通是一人，而容易與有扈，亦爲傳聞而異其辭，一國族耳，卽此一端，已足證明天問一篇，斷非後人所雜湊明矣。」史遷稱招魂爲原作，必有所受，本無異辭，至王逸乃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自是之後，無不以此篇歸之宋玉矣。黃文煥林雲銘蔣驥皆駁王逸，仍主史遷。吳汝綸云：「懷王爲秦所虜，魂

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痛其在秦之愁苦，古今解者，並失之，或云諷頃襄荒淫，亦非本指。」又云：「劉勰辨騷摘『士女雜坐』、『娛酒不廢』等句，以爲屈原異乎經典之據，則固不謂此篇爲宋玉作矣，誤雖沿於王逸，沿之者昭明也。」此論最確，近世雖陸侃如仍力擁王逸之說，振振有辭，實偏見也。

屈原別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

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

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嘖嘖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瑰，僂

詭，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

晚益憤懣，披秦如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絲葉，皆其遺風。

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珣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珣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擣衣石尙存，時當秋風秋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

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猶時仿佛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離騷韻譜

兮

孔廣森曰：「兮唐韻在十二齊，古音未有確證。然秦晉斷斷猗，大學引作斷斷兮，似猗兮音義相同。猗古讀阿，則兮字亦當讀阿。晉考詩例，助字在韻句下者，必自相協。若墓門之止同用，北門之哉同用，采菽之矣同用，皆之哈部字也。兮字在龐丘君子偕老，遵大路皆與也字同用，今讀兮爲阿，於也字正相類。又九歌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虧字亦五支之字，當改入歌戈者，說文本从兮，或从兮，未必非兮聲也。」

【庸】 廣韻
三鍾

【名】 廣韻十四清。○段玉裁音韻表云：「本音在十一部，離騷合韻均字，天問合韻天字。」

【能】 廣韻十六哈，十九代，又入十七登，四十三等。○段玉裁云：「古音在之部。」

陳第云：「古音泥。」

【與】 廣韻
八語

【降】 廣韻四江。○陳第曰：「古音洪。」顧炎武曰：「古音戶工反。四江古與一東二冬三鍾通爲一韻。」

【均】 廣韻十八諄。○江有誥云：「此真耕通韻。」

【佩】 廣韻十八隊。○陳第曰：「古音皮。」○段玉裁曰：「古音在之部，屈賦四見，今入隊。」

【莽】 廣韻十姥。○陳第曰：「古音姥，馬亦音姥。二字義異音同，漢有馬何羅者，明德皇后惡其先有叛，以莽易馬，改

【序】廣韻八語。○方績曰「古語與姥同韻」

【度】廣韻十一暮。

【在】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止」

【路】廣韻十一暮。

【隘】廣韻十五卦。○陳第曰「古音益」

【武】廣韻九寔。

【舍】廣韻三十五馬。四十禡。○陳第曰「音暑。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虎。舍皆音暑。易乾象。潛龍」

字不改音也。

【暮】廣韻十一暮。

【路】廣韻同上。

【菴】廣韻同上。○張德純曰「說文菴本同莖。支矢切。今以在讀七里切。音如泚。則與本篇與理字為韻者。正矣。」

合矣。

【步】廣韻同上。

【績】廣韻二十三錫。

【怒】廣韻十姥。○陳第曰「上聲」

【故】廣韻十一暮。○方東樹曰「關雎正義云。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南有喬木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詩駢多」

勿用，下也，見龍在田，舍也。○
方績曰：「又去聲讀若皮。」

【他】廣韻九歌。○陳第曰：「古音拖。」

【晦】廣韻四十五厚。○陳第曰：「古音米。」○段玉裁曰：「每字古音在之部，讀如米。」

【刈】廣韻二十廢。

【索】廣韻十九鐸。○陳第曰：「古音素。」○魚引古語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蘇。」

方績曰：「轉去聲則音素。」○禮記中庸索隱行怪作素隱。

【急】廣韻二十六緝。

【英】廣韻十二庚。○陳第曰：「古音央。」○顧炎武曰：「說文英从艸，央聲。」

【藥】廣韻四紙。○陳第曰：「古音里。」○沈約聲類藥在紙韻，見六朝時猶有古音也。」

此例，此上舍字讀去聲，與此故字爲韻，不與上武怒爲韻。」

【化】廣韻四十禡。○陳第曰：「古音訛。」○易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音俄。」

【芷】廣韻六止。

【穢】廣韻同上。○陳第曰：「古音意。」○九辨招魂穢皆此讀。」

【妒】廣韻十一暮。

【立】廣韻同上。

【傷】廣韻十陽。

【纒】廣韻同上。○陳第曰：「古音徒。」

【服】廣韻一屋。○陳第曰：「古音逼，蒲北反。」

【覲】廣韻二十八山。○姚鼐曰：「二句疑倒誤，蓋涕與替爲韻。」

威學標曰：「覲猶文作覲，故覲有喜音，與涕替謹悔爲韻。」

【莖】廣韻六止。

【心】廣韻二十一侵。

【錯】廣韻十一暮，又十九鐸。○方績曰：「四聲轉用。」

【時】廣韻七之。○陳第曰：「古音是，古時是通音，尙書時日曷喪，時是也。播時百穀，王廟作是，歛時

五福，馬融作是。」

方績曰：「古四聲轉用，韻補收入五寘，正與下懸字韻。」

【則】廣韻二十五德。

【替】廣韻十二霽。○張德純曰：「說文立部作替，他計切，从竝从白，亦从𠂔从日，俗作替，非而曰部替，又七感切，曾

也，引詩替不畏，明音義俱別。」

【悔】廣韻十四賄。○陳第曰：「古音喜。」○方績曰：「古海與賄韻賄與止韻。」

【淫】廣韻同上。

【度】廣韻同上。

【態】廣韻十九代。○陳第曰：「古音剌。」

方績曰：「韻補收入五寘，古代與五寘之半同韻。」

【然】廣韻二先。

【詢】廣韻四十五厚。○方績曰：「古音古。」

【反】廣韻二阮。

【息】廣韻二十四職。

【裳】廣韻十陽。

【離】廣韻五支。○顧炎武曰：「古音羅。」

【荒】廣韻十一唐。

【常】廣韻十陽。

【安】廣韻二十五寒。○方績曰：「古寒與仙同韻。」

【厚】廣韻同上。○方績曰：「韻補收入八語。」○鄧廷楨曰：「詬音古，厚音戶，乃改侯就虞也。享林頗持此論，然考之詩多望礙，應讀如字，廣韻入四十五厚，不誤。即依韻補之說，亦當入變，不當入語也。」

【遠】廣韻同上。

【服】廣韻一屋。○陳第曰：「古音逼。」

【芳】廣韻同上。

【虧】廣韻同上。○顧炎武曰：「古音去禾反。」

【章】廣韻十陽。

【懲】廣韻十六蒸。○方績曰：「韻補併入十陽，攷之古無所見，蓋即掇離騷耳。」○鄧廷楨曰：「詩聲類云，常本恆。」

【子】廣韻九魚，又八語。

【節】廣韻十六屑。○段玉裁曰：「節本音在音韻表十二部，離騷合韻服字，此今韻即啣字，入職韻

之所因也。」○朱駿聲曰：「節為飾字之誤，與服字韻。」

【情】廣韻十四清。

【茲】廣韻七之。

【縱】廣韻三鍾，又二宋。

【狐】廣韻十一模。

字，漢人避諱，改為常字，慎勿據以為陽可通蒸也。」

【野】廣韻三十五馬，又八語。○顧炎武曰：「古音野，說文野从里子聲，徐鍇曰：野字經典只用野，楊慎曰：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王儉作禱，潤碑，乃云：餐東野之醜，寶野古序字也。據此野序同音，後人加土作野，不通之甚。」

【服】見上。

【聽】廣韻十二青。

【詞】廣韻同上。

【巷】廣韻四絳。○顧炎武曰：「古音胡貢反，巷从共得聲，說文以為邑中所共，是取其義而遺其聲矣。」

【家】廣韻九麻。○陳第曰：「家古音姑。」○顧炎武曰：「漢曹大家讀作姑，今乃音加，聲之遷變也。」

【忍】廣韻十
六軫

【殃】廣韻
十陽

【差】廣韻五支，十三佳，十四皆，九麻，
十五卦。○陳第曰：「古音礎。」

【輔】廣韻九疑。○鄧廷楨曰：「輔詩聲類以爲當入
姥，廣韻入九疑，誤。古音語姥同部，疑厚同部。」

【極】廣韻二十四職。○方彙曰：「世人讀
極如擊音，誤。極與息同在職韻。」

【悔】廣韻十
四賄

【當】廣韻十一唐。○陳
第曰：「平聲。」

【正】廣韻十四清。○陳第曰：「古
音征，九歌九章皆此音。」

【圃】廣韻十姥，又十一暮。○方
彙曰：「古四聲轉用。」

離騷韻譜

【隕】廣韻
同上

【長】廣韻
同上

【顏】廣韻八戈，又
三十四果

【士】廣韻
十姥

【服】已見
前

【醢】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以，說文从酉盃聲，盃
讀若賄，又案說文賄从貝有聲，有毛詩皆讀以。」

【浪】廣韻同上。
魯當切

【征】廣韻
同上

【暮】廣韻十
一暮

七一

【迫】廣韻二十陌。○方績曰：「古音博，韻補入十藥。」

【桑】廣韻十唐。

【屬】廣韻三燭。○陳第曰：「音注。」○方績曰：「廣韻音燭，轉去聲則音樹。」○鄧廷楨曰：「屬為侯之入聲，角弓以韻附，附古讀浮晝反，故蘇與後奏為韻，具為侯部之去聲，常棣以韻足，無羊以韻餘，孔氏段氏說並同。」

【夜】廣韻四十禡。○陳第曰：「古音裕。」○顧炎武曰：「禡韻當分為二，半與三十八箇三十九過通為一韻。」○方績曰：「古音豫。」

【下】廣韻三十五馬，四十禡。○顧炎武曰：「陳第引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戶，舍皆音暑。』不特六經，古音皆然。」

【索】廣韻二十一表。

【羊】廣韻十陽。

【具】廣韻十遇。

【御】廣韻九遇。

【予】廣韻八語。

【佇】

廣韻八語。

【馬】

廣韻三十五馬。○吳棫韻補云：「馬滿補切，脫文馬武也，怒也，史記索隱音姥，毛詩凡馬皆讀

如姥。」

【佩】

廣韻十隊。

【在】

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止。」

【遷】

廣韻二先。

【游】

廣韻十尤。

【下】

見前。

【好】

廣韻三十皓，又三十七號。○鄧廷楨曰：「好漆書古文作𠄎，丑聲，應隸有𠄎。」

【妒】

廣韻十一暮。

【女】

廣韻八語。

【詒】

廣韻七之。○鄧廷楨曰：「佩詒爲韻，乃志代同部，如上聲之止海也。」

【理】

廣韻六止。

【盤】

廣韻二十六桓。○方績曰：「古桓與仙同韻。」

【求】

廣韻同上。

【女】

廣韻八語。

【巧】

廣韻三十一巧。○鄧廷楨曰：「巧𠄎聲，與朽近，古音應隸有𠄎。」

【可】廣韻三十符

【遙】廣韻四宵

【固】廣韻十一暮

【寤】廣韻九遇

【占之】

【有女】

【我】廣韻同上

【姚】廣韻同上

【惡】廣韻同上。烏路切。又十九鐸。烏各切。○方績曰：「先儒謂一字兩聲，各有意義，如惡爲反惡之義，則去聲，美惡之義，則入聲。顏之推言此音始於葛洪徐邈，自晉宋以下，同然一辭，莫有非之者。今考漢魏以前，無此音義，凡四聲之分止在發言輕重，非有膠執之見。」

【古】廣韻十姥。○陳第曰：「古音故。」○方績曰：「古四聲轉用，說文古故也，劉向九歎入暮韻，與悟協，韻補併入。」

九御

【慕之】張德純曰：「篇中惟此韻，不知所从，考古亦無據，朱子以爲兩之字自相協，又無此例，今仍缺之。」

【釋女】朱子曰：「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

【宇】廣韻九寔。

【異】廣韻七志。

【當】廣韻十一唐。

【疑】廣韻七之。

【迎】陳第曰：「迎音寤，迓也，吳才老讀，或謂恐是迓字之誤。」○方績曰：「迎必迓之誤，漢儒讀御為迓，迓御一字也，以迓入四十禡，誤。」○鄧廷楨曰：「江晉三亦謂當作迓，音寤，詩聲類以為迓有遷音，如莽之有姥音。」

【同】廣韻一東。

【惡】廣韻十一暮。

【佩】廣韻十八隊。○古音見前。

【芳】廣韻十陽。

【之】廣韻同上。

【故】廣韻十一暮。

【調】廣韻三蕭。○段玉裁曰：「調如稠，車攻以韻同字，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郭沫若曰：「調與同，乃東幽合韻，所謂陰陽對轉之聲也。金文網繆字，屢作躄，亦足為調字古有東。」

【媒】廣韻十五灰，○古音迷。

【舉】廣韻八韻。

【尖】廣韻十陽。

【蔽】廣韻十三祭。

【留】廣韻十八尤。

【艾】廣韻十五泰。

【長】廣韻十陽。

【韓】廣韻八微。

部音之
證。

【疑】廣韻七之。

【輔】廣韻九夔。

【芳】廣韻同上。

【折】方績曰：「轉去聲則音逝，音制，說文逝替皆以折得聲，劉向九款韻同此。」

【茅】廣韻五肴。○鄧廷楨曰：「留入尤不誤，茅茅聲，白華二章以韻猶，廣韻入五肴，誤。」

【害】廣韻同上。

【芳】廣韻同上。

【祇】廣韻六脂。○方績曰：「古脂與微同韻。」

【化】古音訛，已見上。

【茲】廣韻七之。

【女】廣韻八語。

【行】廣韻十一唐，又十二庚，四十二宕，四十三映。○陳第曰：「古音杭。」

【車】廣韻九魚，又九麻。

【流】廣韻十，八尤。

【極】廣韻二，十四職。

【與】廣韻八語。

【待】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持。」

離騷韻譜

【離】廣韻五支。○顧炎武曰：「古音羅。」

【沫】廣韻十三末。○陳第曰：「古音迷，讀平聲，亦音寐。」○段玉裁曰：「茲沫乃之脂合韻。」

【下】古音已見前。

【糲】廣韻十陽。

【疏】廣韻九魚。

【啾】廣韻同上。

【翼】廣韻同上。

【予】廣韻同上。

【期】廣韻七之。

七七

【馳】

廣韻五支。○陳第曰：「古音馳。」○顧炎武曰：「馳从馬也聲，馳从貝也聲，蓋古也音移，與它通。故蛇从它亦从也，池从也亦从它。」

【邈】

廣韻四角。

【鄉】

廣韻十陽。○按：屈宋古音考作邦，云「音崩，老子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邦从邑丰聲，乃東韻中字，陳氏溺於方音，混合東陽為一部，非也。」

【都】

廣韻十一模。

【蛇】

廣韻五支，九麻。○陳第曰：「古音陀，古亦音怡，凡覽古辭賦，在依上下文讀之可也。」

【樂】

廣韻十九鐸。

【行】

古音已，見前。

【居】

廣韻九魚。

參考書目

楚辭章句 王逸

楚辭集注 朱子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屈宋古音義 陳第

楚辭燈 林雲銘

山帶閣注楚辭 蔣驥

離騷經注 李光地

參考書目

楚辭補注 洪興祖

楚辭辨證 朱子

離騷集傳 錢杲之

楚辭通釋 王夫之

離騷辨 朱翼

楚辭餘論 蔣驥

離騷節解 張德純

離騷集釋

離騷箋 吳景瀚

屈原賦注 戴震

離騷正義 方苞

楚辭音讀 江有誥

評注楚辭 俞樾

屈賦微 馬其昶

楚辭新論 謝元量

屈原 陸侃如

屈原 郭沫若

離騷話 錢澄之

屈原賦通釋 戴震

屈子正音 方嶽

楚辭釋 王闈運

離騷補注 朱駿聲

楚辭選注 沈德鴻

楚辭概論 游國恩

讀楚辭 胡適

屈原與宋玉 陸侃如

離騷解詁 聞一多

史記

文選六臣注

爾雅

釋名

廣韻

文心雕龍

元和姓纂 林寶

日知錄 顧炎武

參考書目

漢書

新序

廣雅

逸周書

說文解字

古文苑

合校本水經注 王先謙

觀書餘論 崔述

離騷集釋

讀書雜誌 王念孫

史記志疑 梁玉繩

史記札記 張文虎

音學五書 顧炎武

六書音韻表 段玉裁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蕭穆

古文詞略 梅曾亮

文選拾藩 李詳

古厓管窺 劉師培

八二

經傳釋詞 王引之

拜經日記 臧庸

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

點勘史記 吳汝綸

詩聲類 孔廣森

古文辭類纂 姚鼐

經史百家雜鈔 曾國藩

札迓 孫詒讓

然疑待徵錄 張渡

後記

余爲應廬師諸生之請，撰離騷集釋既卒業，商務印書館且爲印行矣。既而讀聞君一多敦煌舊抄楚辭音殘卷跋，傅卷藏巴黎圖書館，王君重民始發之叢殘中，其離騷經注厘存殘卷者，文字徃徃尤古於今本：如日忽忽其將暮，暮卷作莫；望崦嵫而勿迫，崦嵫卷作奄茲；吾將上下而求索，索卷作索；雄鳩之鳴逝兮，雄卷作鳩；好蔽美而稱惡，稱卷作偶；何所獨無芳草兮，草卷作艸；世幽昧以眩曜兮，眩卷作眩；恐鶉鳩之先鳴兮，鶉卷作鷓；精瓊廡以爲根，注精鑿也；鑿卷作繫。王君更據卷中「騫案」「郭本」云者，定爲隋釋道騫楚辭音郭璞楚辭注之子遺，聞君鈎稽祕文，又爲校勘記，載於二十五年四月二日大公報圖書副刊吉光片羽，信足珍也。而餘杭章炳麟近刊蕪漢閒話謂「解佩纈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注，蹇

脩伏羲氏之臣也。攷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見有塞脩者，此蓋以古有宓妃，故附會言之耳。今按塞脩爲理者，謂以聲樂爲使，如司馬相如傳所謂以琴心挑之。釋樂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卷，則此塞脩之義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蕢野人，聞擊磬而歎有心，鐘磬可以喻意明矣。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制音第十四期。亦屬新解。余於屬藁旣成之後，始獲見之，未及采入本書，故附著於此，用目彌補聞見未周之憾云。民國二

十五年五月九日衛瑜章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80720.1)

國學離騷集釋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集釋者 衛瑜章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董震選)

榮

四〇五九上

平



.181